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卷三

外篇刻意第十五 一章 此篇乃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之類 漢人之文耳 然自有可取處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莊子章義卷三

一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 知者私意也 故者結習也 循天之理 數語甚精蓋周諸子之語 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

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察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一章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

爲也

上知字從張君房本增

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凜醕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莊子章義卷三

三

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靈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有之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七章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

莊子章義卷三

四

旋其面曰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

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

莊子章義卷三

五

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句證曩今故句故遙而不閤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句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

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

此處語意極害教然非莊子文也蓋所謂

其子必且行劫者也

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

莊子章義卷三

六

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之噲莊子同時必不曰昔者

湯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

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  
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  
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  
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  
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  
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無拘

莊子章義卷三

七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  
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  
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  
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  
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  
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  
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

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  
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

乎字作天從  
張君房本改

本乎天位乎得躡

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  
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  
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麟虻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虻曰吾以  
一足跨卓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虻曰  
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  
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

莊子章義卷三

八

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  
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  
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鱣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  
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  
勝者唯聖人能之

此段乃是殘缺以目心  
不必言者吾不以爲然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  
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  
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

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汜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

莊子章義卷三

九

方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

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瓮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

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垤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以韻求之東西字易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章義卷三

十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鷦子知之乎夫鵯鷦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鵯鷦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邪記此語者莊生弟  
子之徒之陋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儵魚卽至樂篇食之鱒魚  
斂字耳而經籍多誤作儵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  
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六章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莊子章義卷三

十一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賤下者  
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之是也言何  
若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  
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  
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生生字從江南木增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章義卷三

七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離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

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  
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擻以馬捶因而聞之曰  
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  
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  
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向子之  
談者向字從張君房本增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  
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

莊子章義卷三

十三

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  
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  
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  
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  
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  
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  
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郊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章義卷三

十四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

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長也夏小正

時有養夜言種有幾得水則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鼃

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

足之根爲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胥是長老之意言胡蝶之老者

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掇鵠掇千日

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

頤酪生乎食醯黃軫生乎九猷蒼芮生乎腐蠃羊奚比

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外篇達生第十九 十四章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

莊子章義卷三

十五

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執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

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形色而已形字從江南本增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正焉正字作止從張君房本改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

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平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檣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

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  
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  
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  
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  
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  
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  
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  
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莊子章義卷二

十七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  
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  
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  
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  
戒者過也

此處余始分三章今仍作一章畏塗一段專爲周威公輩言之自爲警切

祝宗人立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掾  
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  
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  
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俵之中  
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論爲病數日不出齊土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邱有崒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莊子章義卷三

支

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  
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  
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  
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不  
貌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  
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  
與

莊子章義卷二

七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  
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  
不桀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女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莊子章義卷三

三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語同至樂篇顏淵東之齊章義較淺於彼文亦有誤

今休款啓寡聞

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鼉以車馬樂鳩以

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九章 九章 此篇與  
人間世同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夫出

夫者夫子謂莊子也本或卽作夫子

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

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莊子章義卷三

三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冒專爲一上一下

上下字互易

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

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判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莊子章義卷三

三

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衞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

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竊  
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聞之旣彫旣琢復歸於朴侗乎  
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  
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  
斂而豪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  
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  
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秩秩而似無能引  
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

莊子章義卷三

三

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  
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  
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  
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  
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

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受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女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莊子章義卷三

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土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枅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

而歌焱氏

古之無爲帝王也

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

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

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衰也曰

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

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

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

偕逝之謂也

言我也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

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

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

莊子章義卷二

三五

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

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

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

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

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

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

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

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

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  
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莊周反入宮

從江南本增

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

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  
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

身異鵠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

真下栗林二字從張君房本刪

虞人

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  
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莊子章義卷二

三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十一章此篇與德充符同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  
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  
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  
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  
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

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萬物亦各自有其日也有待也而死

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

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

其前邛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交一臂而失之

所謂多學而識之也所謂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

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

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

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

莊子章義卷三

三

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

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

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

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

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

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

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斂

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珌者事至而斲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駿馬而

莊子章義卷三

三

偏朱蹠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土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遯終身無鬻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

莊子章義卷三

三

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責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十六章  
與大宗師同旨

此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邱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

莊子章義卷二

三

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

莊子章義卷三

三

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舍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舍字作今從劉得一本改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一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

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

莊子章義卷三

三

爲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老子辭止此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蘇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莊子章義卷二

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屎第薛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女唯莫必謂無乎逃物

謂字

從張君房本增至道若是大句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  
已吾志也已此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  
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  
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  
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  
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  
散非積散也

姒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姒  
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

莊子章義卷二

三

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弇聞之曰夫體  
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  
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  
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  
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佛經以於是起豈效此邪子知道乎無窮曰

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  
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  
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

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  
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  
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  
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  
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  
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  
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  
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  
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  
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  
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  
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

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

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者

不以死死生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

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也下猶其有物也五字從劉得一本刪

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

於是者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

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

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

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

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

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

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章義卷三

莊子章義卷三

三九

莊子章義卷四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二十一章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  
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  
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  
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  
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  
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  
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鱔爲之制步仞之邱陵巨獸無  
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  
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  
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  
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  
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越蹇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眾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

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撻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握其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儻然

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莊子章義卷四

四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已此也不見其誠則皆妄心耳如此而發固無當處若能入矣而不能久居反更易爲失是知及而仁不能守也者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跛猶之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兵莫憐於志鑠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句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

莊子章義卷四

五

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己其次曰始無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有生賦也

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臆者之有臆眩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蚴與學鳩同於同也踈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兒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移是語辭猶言祇是言人雜然曰所是祇在此非吾所謂是也然亦未嘗非是皆道之一體其微末者如牲之臆眩如室之偃而今之人據以爲是故祇是今之人所見何以異於蚴鷲哉此章義略如齊物論諸家解不勝其糾纏

莊子章義卷四

六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此段盡戒定慧之義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  
人夫工乎天而偃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  
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此章乃天  
下篇以天  
人列聖人君子之上義也全人惡知所謂天乎惡知人  
之異於天乎况妄以己意分別天人乎則陽篇聖人未  
始有  
天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  
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  
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

莊子章義卷四

七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于無爲  
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  
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十八章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  
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  
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  
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

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曰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卬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聳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耶其欲干酒肉之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耶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耶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

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  
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  
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  
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  
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  
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鏑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  
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  
若勿已矣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  
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莊子章義卷四

九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  
謔屢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  
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  
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  
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  
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  
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

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

莊子章義卷四

十

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賈生服鳥意本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惠子曰  
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  
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  
闔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  
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鼎意鉏鍾  
上求字衍

闔者上躄字衍按  
此設譬自是三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

莊子章義卷四

七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  
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

諱字  
作謂

從李氏  
本改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

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  
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  
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莊子章義卷四

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曰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已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待喙三尺而後言是

不言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章義卷四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輿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矣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  
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  
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  
而使梃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  
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銜然身食肉而  
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  
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  
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  
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  
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  
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莊子章義卷四

十四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  
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  
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  
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孔閒股腳自以爲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  
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

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  
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  
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  
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  
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  
計於羊棄意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覆言古之  
真人以美

莊子章義卷四

五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  
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  
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  
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  
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  
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  
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  
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  
茲莘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是者源也故足之於地

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

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

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

之

盡有天循句有照冥句有樞始句有彼則句其解之也

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

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句頡滑有實句古

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

莊子章義卷四

是已奚惑然為句以不惑解惑句復於不惑句是尚大

不惑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微

也天循為體故有樞始照冥為用故有彼則言因

彼為則無常則也此非必聖人也人盡有之特知解者

少耳而又不可以知解求也故問者難而又不可不問

此理真實不虛蓋不問而終身惑乎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章 十五章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

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搨鼈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

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

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矣當作娛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莊子章義卷四

七

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優長之優說文本作憂在久部心部之惠乃患意也莊子言人恃優乎知而知之用無幾待其止竭末有不自困耳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縉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縉乎同此解言舊都雖入於芒昧者十九所見才十一耳己自暢然况見

聞真切者乎以譬電光石火所照尚有須臾自通處况了見本性者乎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句師

天與物皆殉句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

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師天而不得言以意解所至為師天者也此與殉物者司為殉耳曷足貴乎聖人之師天則未始知有天也是以與天台也

湯得其司御句門尹登恆為之傅之句從師而不圍句得其隨成句為之司其名之名句贏法得其兩見句仲

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句此章之意謂知過於師乃堪傳法

莊子章義卷四

支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除日無歲者積少以為多也無內無外者積微以成著也此古之格言非寓言重言之類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

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

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

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

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恟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堯舜

莊子章義卷四

十九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穠穠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糶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句遯其天句離其性句滅其情句亡其神句以眾爲故句鹵莽其性者句欲惡之孽爲性句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句尋擢吾性句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遯其天四句謂滅裂也以嗜欲之物養生如葭葦不堅又始萌者取以扶形則足以自喪其生而已是鹵莽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

莊子章義卷四

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

誰責而可乎誦其言實自令人悲痛

獲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句則所謂然與句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弼伯常騫豨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弼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

莊子章義卷四

三

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太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  
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

殊面卽勞面以比學

一先生之言

從之至死者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

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邱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

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

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

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

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

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

莊子章義卷四

三

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  
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  
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  
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  
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  
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  
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

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  
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  
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  
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  
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  
其有極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十七章

莊子章義卷四

三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蓁  
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  
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  
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陷而無所逃墮螿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沈  
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  
有償然而道盡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

莊子章義卷四

三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材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鮓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

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女躬矜與女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竄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

莊子章義卷四

三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小

知者猶魚之不知畏網也子瞻之解非是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逝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

莊子章義卷四

三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曰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累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僣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謨稽乎詒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  
句 事果乎眾宜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鐸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靜默可以補病皆賊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莊子章義卷四

三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蹠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合寓言十  
九爲一章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七章 寓言一章正與荃者  
節相續分篇者殊爲不審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不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之書

莊生  
之書

凡託爲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爲神農黃帝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爲世重者又十有其七藉外論之下六句解寓言意與己同 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

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以盛水而卮非水也言之中有道而言非道也不言而道存則物自齊矣然知其齊者與世之所言不可得而齊也故不得已而言以齊其不 有自也而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莊子章義卷四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齊物論何謂和

之以天倪八十四字當在此天倪也下其章末忘年忘義與章首忘言正相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

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

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句復靈以生句鳴而當律句言而

當法句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句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謹立句定天下之定句已乎

已乎句吾且不得及彼乎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教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爲孔子

故曰謝之若所未嘗言者乃所爲孔子云也何也蓋有大本存焉受才於大本復善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爲孔

子也還其天而已矣若夫當律當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豈孔子之謂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爲死也勸句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句而果然乎句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

莊子章義卷四

三五

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揆揆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莊子章義卷五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十五章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

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

莊子章義卷五

二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

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

聽下者字從張君房本刪

不若審之使

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以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

哉

莊子章義卷五

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

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莊子章義卷五

四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嚙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

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  
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  
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  
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  
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  
丘之得也

莊子章義卷五

五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  
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  
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  
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  
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  
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

莊子章義卷五

六

許由處於潁陽而共伯得志乎其首

得下志字從江南北增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

莊子章義卷五

七

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

莊子章義卷五

八

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莊子章義卷五

九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起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且而乃謂

莊子章義卷五

十

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居羨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月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臣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

莊子章義卷五

十一

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臣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

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上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頭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

莊子章義卷五

七

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  
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  
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  
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  
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  
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  
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  
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  
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

莊子章義卷五

三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  
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  
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  
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  
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  
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  
權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  
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  
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智謀以爲明察因人之  
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  
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  
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  
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  
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

莊子章義卷五

十四

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  
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  
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  
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  
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  
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  
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  
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伎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辱  
辱字作慰從張君房本改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  
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桴耳而不知避句且馮而不舍  
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醮求益而  
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  
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  
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雜篇說劍第三十一章

莊子章義卷五

五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  
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  
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  
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  
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  
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  
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  
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

諸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

莊子章義卷五

七

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連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  
鏹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  
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  
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  
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  
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

莊子章義卷五

七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一章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  
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  
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  
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

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臣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臣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臣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莊子章義卷五

六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  
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  
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  
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  
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  
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  
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

莊子章義卷五

九

已以敗惡人句張本惡作德謂顛  
倒是非以敗人之德也意尤警孔子愀然而歎再拜  
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  
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悻然變容曰甚矣子  
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  
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  
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  
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  
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

莊子章義卷五

三

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箬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二十一章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

莊子章義卷五

三

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女處己人將保女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

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壽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

莊子章義卷五

三

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遯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句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做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  
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女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盜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  
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  
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  
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  
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莊子章義卷五

三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  
殆哉坡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句彼宜女與予順與誤而可矣句誤當作諛言民但宜  
彼此相順娛誤而可矣  
今使民離實學僞句非所以視民也句爲後世慮不若  
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  
刑者金木誅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

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  
日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  
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  
名諸父孰協唐許

莊子章義卷五

三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  
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  
而叱其所不爲者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  
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六者所以刑也

所也刑也六字  
從劉得一本增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穉莊子莊子曰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  
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  
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  
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  
寤子爲齏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  
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  
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爲之使句神者徵之句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句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一章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  
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  
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醕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  
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  
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疑當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

道不怒又又當作不墨子不好學而博不異句不與先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

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

莊子章義卷五

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

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

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

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

尹文子藝文志在名家又小說家有宋子注云其言黃老意殆卽鉞也

作爲

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

莊子章義卷五

三

曰心之行以聃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諛憚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躔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

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求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雖未至極雖未二字從可謂從李氏本改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子陽居卽楊朱老子之徒莊子論諸子有老聃而無楊子居猶孟子闢楊墨不必言老子也芴漠無形

莊子章義卷五

三

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而下不字從陸氏音義本刪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

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己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曰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曰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圍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螬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靈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是篇乃莊子後序其意以爲道也者本末精粗一貫世之學者得其粗末耳若得其本原則粗末莫能外也百家之學多矣形名法術縱橫之類其爲粗末不待言而明若墨子宋鉞彭蒙之徒退讓淡泊遠去知謀誇之習稍近於道故述而論其是非若夫關尹老聃其道殆與莊生合矣而微不同蓋篇首所云聖人君子者儒者之所奉教是也不離於真則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是已然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莊子章義卷五

三

不敖睨於萬物則獨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爾其辭義之不孫如是而宋賢反謂莊子是篇推尊儒者甚至則於其文義有未審矣末又以其書瓌璋諛說莊子辯者故併及惠施以爲彼之舛駁無與於道術若莊子之充實不可以已與辯者懸殊欲世讀者毋偉其辭而失其旨也

